江苏省著名商标
第十六、十七届江苏省"陆羽杯"名茶评比特等奖、一等奖
第三、四届"国饮杯"全国茶叶评比特等奖
第十一届"中茶杯"全国名茶评比一等奖
第十六届全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。
電话：88999656（马陵山茶店） 88729866（马陵春茶场）
馬陵山
Malingshan
茶

◆诗路花语

夏天的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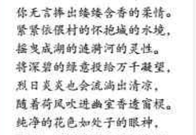
◎夏同宪

你那么受人娇宠与尊重,
才盛开出如此映天别样红!
那妩姿媚态显露的气质,
水晶一样高贵而剔透玲珑。
你是天宫美女玉姬的化身,
人间男耕女织的田园风景,
羡动你眷恋凡尘的痴情。
从天宫悄然来到西子湖畔,
迷恋秀丽风光忘却返程。
王母娘娘怒然用莲花宝座,
将你打入西子湖的淤泥中 ,
永世不许再登南天之庭。
天宫从此少了一位美貌玉女,
人间迎来连天的荷花精灵。

从诗经的河流中崭露头角,
水面上展示袅袅娜娜身影。
屈原慧眼识荷披叶迎风,
历练成高山仰止的性情。
从此你与诗人结下不解之缘,
萦绕镌刻在历代文坛诗境。
李白的诗中你漫步徜徉,
靓嫂采摘溪湖芙蓉千万重;
杜甫的诗中你忧愁踽行,
锦里烟尘圆荷浮叶落花轻;
王维的诗中你静雅禅定,
竹喧渔舟归来浣女莲花影;
李商隐的诗中你含情低吟,
绿荷菡萏卷舒开合常相映……
而你迈步北宋周敦颐的词中,
筑起高雅圣洁的凌云高峰:
出淤泥而不染的亮节,
濯清涟而不妖的高风;
中通外直、不蔓不枝的情操,
香远溢清、亭亭净植的品行;
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不屈性格,
令世代文人骚客久久称颂。
独特品质让你卓尔不群,
荷的美名大写于人类的星空!

秉承雍容华贵的高洁品性,
你流连柔美飘香的诗意生活,
淡然宁静地靓丽于人的心中。
乐府民歌里的浅吟低唱,
灼热多少深情仰望的心灵,
搅动起几代无比热切的吟诵?
《西洲曲》中的柔姿漫舞,
更是纯如莲子清似甘泉,
演奏萦心绕耳的千年风情。
摊开王昌龄的动人诗章,
那种荷叶芙蓉向脸的始觉,
再现了令人奢望的经典视听。
周邦彦轻舟入芙蓉的渴望,
而今只能久久沉入一帘幽梦。
也许因为缺少那几杯沉醉,
才无法惊乍起一湖鸥鹭飞鸿!

栖息于月光里的千万诗行,
你无言捧出缕缕含香的柔情。
紧紧依偎村的怀抱城的水境,
摇曳成湖的涟漪河的灵性。
将深碧的绿意投给万千凝望,
烈日炎炎也会流淌出清凉,
随着荷风吹进幽室香透窗棂。
纯净的花色如处子的眼神,
不忍一丝彷徨搅乱安恬宁静。
荷塘幽幽清梦被星光照醒,
蛙声蝉歌蓦然飞上杨柳梢颠。
青青小荷尖上站立了蜻蜓,
颤动的旋律欢乐了游人的心情。
一片锣的音韵抑或几声弹拨,
灵动了唐诗宋词中荷花的倩影。
你在水墨画般的意境里玉立,
那是一幅高于平庸的永恒风景!



◆灯下漫笔

我的大学

◎问津

写下这个题目，就觉得字眼儿有点发热，像是对文豪的无礼冒犯。虽然我的大学并不很知名，可我也是十六岁走进了大学的殿堂。高尔基老先生也是十六岁，只是"带着大学的念头"，走进了喀山酸臭刺鼻的"大杂院"，"不过是一个梦想罢了"。与高老先生比起来，我算是攀上了现实的幸运。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，我的大学，不只是我这一代人的大学，更是四十年代、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出生的人，历时十三届的学生，一起惊梦、圆梦的大学。

一

一九七七年，也就是"文革"结束后的第二年，百废待兴，先兴了停止十年的高考。那年的十一月，七七届恢复高校招生。这一届的学生，大多没有反应过来，往届的考生更是措手不及。等到我们七八届尚有半年多的应战期，但往届考生则一股脑地压到了我们这届，十三届考生一起挤上了这座独木桥。记得那年全国的考生约为五百四十万人，高考本科录取二十七万人，录取率约为百分之五。七七届和七八届的学生，有三个奇葩现象:一是两届学生同年入学、同年毕业。七七届是七八年三月份入学，七八届是九月份入学，两届学生入学、毕业同在一个年度，像是恢复高考的孪生儿，在改革开放的襁褓里改变了人生的命运。二是三个年代的人一起同窗。我的班长入学时三十二岁，他是大学一年级，儿子是小学一年级。我是中文系里最小的一位。最近有部热播电视剧，叫《大江大河》。剧中主人公宋运辉也是七八年的考生，他高考时是十九岁。进了大学，同宿舍四人。其余三位，他分别呼以大叔、二叔、三叔，现在看来，可为笑谈，但那时，同学的年龄悬差确乎如此。三是往届考生的录取占有绝大的比率。拿我们中文系为例，两个班共计一百三十二名学生，每班六十六人。一班全部是往届，我们二班只有十一人是应届生。如果以此推算应届的入学率，大概只有千分之五左右吧，实在是低得可怜。

二

大学生活，让我这个农村来的孩子，有如一步跨入了天堂。我们学校是苏北唯一一所师范学院，虽然那时的大学没有什么高楼大厦，但在我的眼里，已经是富丽堂皇了。中文楼是厚重的砖石建筑，古朴肃穆。食堂、宿舍、图书馆都是新建筑，那应该是迎接恢复高考急赶着建起来的，现在想来，确是国家的恩泽。虽然入学那年学生的每月生活费只有十三块半，但于我一个农村孩子，已经是极大的改善了。家里几乎没有任何的经济支持，我只有紧钱吃面，每月还能节余一点去购买生活的必需品，或买一、二本书籍。那时的书籍也就是几角钱一本，贵的也就是一两元钱。我的老班长入学时，已有两个孩子，他是从村支书的任上考取的。他上大一时，大儿子上小学一年级，经济上的难处可想而知。退休以后，他写了一本《回望》。书中写到，大学四年，他只买过一本书，就是《红楼梦》，因为大学里的那点生活费，不仅要应付他的学习生活，还要顾及上小学的儿子。我入学的时候，不仅系里最小，在全校的那届新生中，也是最小。说起来，有点难为情，入学时我的个头只有一米四七，因此也享受了许多的特殊。入学不久，学校对新生组织健康复检。卫生室门口排着长长的队，我小小的个头夹在中间，忽然被体检的女医生看到了，多远地问我干什么的，我大声说是中文系新生。那位医生赶紧喊我到前面来。我跨过前面二十几位学生捷足先检，厚遇有加。每次到食堂打饭，服务员都要多饶一勺。医学院的同学常去看我，我请他吃饭，会很自豪地向他说，我打一份饭菜，保证够咱两个吃的。第一次到图书馆借书，借书员问我是不是教职工子女，我说不是，拿学生证给他看。借书员哈哈一笑:你自己进来找吧！我很得意，学生当中，恐怕只有我一个可以进入藏书室去自己挑选吧。而且后来每一次借书，都可以徜徉在琳琅满目的书架当中，有在知识海洋遨游的感觉。学长们对我也是照顾多多。被褥的洗、缝，都是女学长们有劳相助。男女同学，我也都是哥哥、姐姐的温暖称呼。大学四年的生活下来，个头也长到了一米六八，有了青春男儿的模样。

三

知识的汲取，是大学学习的追求。我们中文系，教师强、校风正、学风好。"文革"刚刚结束，不少教师从"牛棚"回到学校，从冷宫走上讲台，完全是一种精神抖擞、激情迸发的风采，对传道授业的投入极其倾心倾情。学生珍视难得的求学之幸。每天晚上，教室里灯火通明，同学们孜孜于学业，回到宿舍，大多在夜半时分。周日的图书馆，总是爆满，那种勤奋，真到了苦学的程度。大三、大四的时候，班里不少同学已经在报刊发表了文章。我发表的第一篇小稿，在广西师范学院的《中学语文教学》上，初生牛犊不畏虎，小稿是与南京师院的一位副教授，探讨苏轼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中"羽扇纶巾"的所指。得了三十五元稿费，抵上了三个月的生活费。现代语言学家、系主任廖序东先生，教了我们一学期的古代汉语，一学期的现代汉语。先生与山东大学教授黄伯荣编著的《现代汉语》，是部颁的大学中文系教材。现代文学大家吴奔星先生，给我们授课时，讲到与著名作家、学者的交游，令我们景仰不已。记得有一年国庆，中文系在排球场举办书画展。吴教授展出了所藏的数幅齐白石画作。所谓书画展，就是在露天的球场纵横拉出的塑料绳上，用木夹夹着画幅，如此简易，却让我们大开眼界。明清戏剧文学研究专家王进珊教授，满头银发，留着黑白相间的胡须，白皙的面庞，潇洒的衣着，学问与气质同辉。教我们古代史的臧云浦教授，一声憋足嗓音如青铜色调的"光武帝刘秀啊！"至今绕耳如初。《史记》研究专家吴汝煜先生，那时还是讲师，但已是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他的治学精神，堪比"一箪食、一瓢饮"，先生盛夏，在自己的斗室治学，为防蚊虫叮咬，穿着长靴伴着如萤之灯。可惜在我们毕业不久，天不假年，怀才而逝。在师长的身上，何啻是知识的滋养，精神的薪火更让我们受益一生。邱鸣皋、李成溪、李建钊、古德夫、张棨、陈金淦、印锡华、朱宏恢、徐荣街、王惟甦、阎孝慈等一大批卓有学识的教授、讲师，成就了中文系的名气、牛气，也成就了我们一届一届的学子。

大学四年，我们何止是受教于中文系的师长，还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在各个学界享有名望的教授们，不辞辛勤地邀请名校名师们来我校讲学授业。我尚能记得，有南大中文系唐代文学专家程千帆教授，南大历史系太平天国史专家茅家琦教授，扬州师院中文系唐宋文学专家、后调入南大中文系的卞孝萱教授，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专家黄修己教授，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嫡传弟子刘乃和教授……四年的徐州师院，母校惠予我们多少的荫泽啊！

四

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四十年，我们这一届同学，既是祖国和时代辉煌灿烂的见证者、同行者，也更是国富民强、国泰民安、走向民族复兴之路的参与者、建设者。那时的"恰同学少年，挥斥方遒"，那时的理想和梦想，也在这四十年的人生路上挥洒着风采，洋溢着风流。同学当中，有著名学府的中文系主任，有长江学者，有博导、教授，他们学有所树，传递着薪火。有一大批中学的校长们，秉承师长训诲，教书育人。有层级不同、辛勤奉献的公职人员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贡献力量。虽然，现在大多数同学已经退出了拼搏的沙场，但是，遥远的四年大学不负青春，四十年的人生历程未负时代。毕业离校时的镜头，我依然历历在目。那是同学们互相道别之后的一个晚上，我缓步来到校门口，依依不舍地注目郭沫若先生题写的校名，我向我的大学郑重道别：永远不辜负我的大学，永远不辜负我的师长。我永远记着自己的学号：中文系二班 78110。

◆寸草春晖

回忆我的母亲

◎孙继岭

母亲去世已六十多年了，想起母亲那远去的生活片断，一幕幕难忘的往事浮现在眼前，不由牵起我对母亲深深的回忆和思念。

母亲娘家在老沂河西岸，河道的拐弯处，一个叫"刘口"的自然村庄。数百户人家大都姓刘。母亲家中有十来亩薄地，养不起牛，农忙时人手不够，母亲自小就和姥姥既忙着家务又得下地干活，整日劳作，不计辛苦。

母亲有着慈祥和善的外表，纤细的身材，加上自己喜爱装束，衣服整洁得体显得格外端庄秀美，是一位俊美的农家姑娘。舅姥爷有时见到我就说："你母亲就像是一位下凡的'仙女'……"然而，母亲从小身体羸弱，听说从三岁时开始裹脚缠足。每当母亲洗脚、修脚时，看到脚趾骨节变形，全部挤压在一起伸不直，她的眼里总是凝聚着泪花。可想而知，古时"三寸金莲"的陈规陋习，给她带来多么大的痛苦。

母亲和父亲的婚姻，是旧时代的"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"，也算门当户对。二人的性格均属"内向"，都不爱说话，当面也没有什么甜言蜜语，甚至经常会有口角之争，但从来不大声吵架。长期以来，他们的感情通过日积月累的磨合，已经融入到平平淡淡生活中去，谁也离不开谁。

母亲一辈子没有起过名字，出嫁后，娘家人或长辈、亲朋对母亲惯称"老孙"，特别姥姥也经常这样喊，一直到解放后，母亲也没有起过名字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一听到这两个字，就感到刺心的痛。数年后，在姥爷的墓碑上落款仍是"刘氏"二字，真是"哀哉"、"悲哉"！

在旧的社会制度和传统观念下，女性读书甚少，加上战争频发，社会动荡，上学更是一件奢侈的事。母亲天资聪颖，聪明过人，虽没上过一天私塾，却能会背一些古诗文和珠算口诀，并会拨打"小九九""九归片""狮子滚绣球"……等不同技法。母亲记忆力颇好，她喜欢听大鼓书、杨琴、柳琴戏(轴鼓子)，当闲暇无事或阴天下雨时，她就能把所听到的故事内容以及唱腔，如数家珍讲给我们听，字正腔圆地唱出来，娓娓动听。往往随着故事情节的波动，母亲常常激动不已，动情之处流下泪水，应验了民间一句歇后语"听戏掉眼泪——白替古人担忧"。现在想来，母亲是一位感情丰富、泪点很低、多愁善感的人。

母亲心灵手巧，善长"女红"，做一手好针线活，成为十里八村的名人。平时不说，一到寒冬腊月，农村婚嫁喜事多，姑娘出嫁的嫁衣便纷纷找母亲做，就连衣料质地、颜色的选择、量体裁剪，一针一线的缝制，各个环节亲自动手。那针角细微匀称，式样时尚漂亮，十分受姑娘们的青睐。有时婚期逼近，母亲不分昼夜加班加点的赶制，即使忙得头昏脑涨、腰酸腿疼，也从不计报酬。到办喜事时，母亲还亲自去贺礼。她总感觉到，为亲戚邻里做点事，心里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快乐。平时谁家有事，只要说一声，她就去帮忙，今儿给东家纳底底绣花，明天给西家裁剪衣服，后天给少妇绞脸……凡是她能做的，都是有求必应。

母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。母亲和父亲在地里劳作半辈子，土地是他们的依托。他们守着这块贫瘠的土地，把所有的希望都撒在这片土地和孩子们身上。母亲天不亮就起来做饭，抽时间把屋里屋外、庭院打扫干净，拾掇得有条有理。白天到生产队劳动，晚上还为孩子们缝衣补袜，一直到深更半夜。寒冬腊月，母亲的手裂了一道道血口子，仍不停地忙着家务和队里的农活。母亲还经常会给我们做一样拿手的好饭菜叫"依山靠水"：锅里烧着菜，锅边贴上玉米饼子，等菜烧好了，饼也熟了。即节约柴火，又省时间。有时清汤辣水，太寡淡了。母亲就从泥罐里掏一把花生，剥了十来粒花生米或蓖麻籽放在"死火"里烤一烤，变成焦黄色了，再放在蒜臼里捣碎，这就算是有点"油腥"了。虽然自家的生活不十分宽裕，但是母亲还经常接济比我们更困难的人。

母亲用一颗慈母之心，温暖地护着我们。那时，家里总是吃黑(山芋干)、白(小麦)两样煎饼，母亲总舍不得吃小麦煎饼，留着给我们弟兄仨和父亲吃。她说："小孩子长身体，你父亲干重活也得吃好一点"。有一天，二弟突然高烧不退，母亲整整守了一天一夜，到第二天中午烧退后，母亲赶紧做了一碗鸡蛋面，看着弟弟吃完了，才笑逐颜开。每年中秋节，母亲办一桌子好饭菜给我们吃，母亲收拾完之后，带着弟兄三人到庭院坐下来，一起看月亮，摆上水果、月饼等供品敬"老天"，烧香磕头。然后听母亲讲嫦娥奔月的故事……一直到现在，每到中秋节晚上，仰望着明月，便会想起那时家乡的月亮，想着那时母亲述说的故事。

1957 年，我考上了初中，自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起，母亲整天为我筹备学杂费，置办行李，一针一线为我套了"三面新"棉被，做一双多层晒底鞋。离开家那天，是母亲把我送到村头，眼里噙着泪水，再三叮嘱我，要学会自理、努力学习、尊敬师长、团结同学。

开学后，一个月余，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想家。一个周六，我请了半天假回家，当到家后天已经黑了，爷爷告诉我母亲病重住院了。我顿时懵了，不知所措，坐卧不宁，一夜辗转反侧熬到天亮，徒步奔行三十多里到当时的郯县人民医院。躺在病床上的母亲面容憔悴，见我来了，她那疲惫的双眼缓慢睁开，眼角挂着泪珠，双唇微微张开，游离着一丝无力的气息，右手偶尔下意识摆动一下。我便坐在母亲身边，紧紧握住母亲枯瘦微凉的手，眼泪扑簌扑簌往下掉，母亲无奈看着我，目光不忍离开……两个小时后，母亲有气无力地说："天、不早了……抓紧回去……上学要紧……" 为了不让母亲过多忧虑，我依依不舍离开病房。

回校二十天后，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"母病重，速回"，我瞬间泪如泉涌。母亲安详默默地走了，走得那么急促，她带着遗憾和牵挂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没有给家人留下只言片语，但留给我们是无限的哀思和怀念。

敬爱的母亲，在您四十多年人生路上，我与您在一起生活只不过十五个春秋，在这短暂的岁月里，我学会宽以待人，学会以礼待人，学会了自立自强，学会艰苦奋斗……母亲！您那坚强、慈爱、善良、勤劳、多才多艺、乐观向上的品德伴我一生。

一位名人说过，世界上有一本书是永远写不完的，那便是母亲。

◆生活絮语

一次别开生面的家长会

◎贺颖

几天前的一个下午，新安小学四(4)班的教室里座无虚席。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"济济一堂"。家长会在家长学校校歌声中拉开了序幕。两位小主持人阴阳顿挫与活泼有致的主持风格，让人耳目一新。几位学生家长代表精采育儿经验演讲交流，博得阵阵掌声。

此次家长会，我受益匪浅。如果说家庭是大后方，那么班级就是共同体。"大后方" 与"共同体"相知相契，我觉得这就是新安小学四(4)班所要追寻的教学效果。这次家长会场景导演、母(父)子诉情、沟通互动给我留下充满激情的印象。一位当警察的家长说，不管工作有多忙，给孩子温柔、温心、温情的陪伴，给孩子一个快乐童年，才能催生孩子天天向上的学习积极性；一位当老师家长的交流发言，她的育儿经验赢得全体家长的认同；另一位家长介绍说，她强调孩子要练好字，字如其人，一笔好字是一个人的脸面，工笔正楷彰显人生品格……

听了别人的介绍，我感觉有诸多的可取之处。轮到自己却找不到与孩子达成一致的帮学方法，真是"在别人的故事里听得明明白白，在自己的故事里却糊里糊涂"。这次家长会传递是"大后方" 与"共同体"相知相契的经验之谈，愿这样的家长会常开常新。